

即便两块相同的冰 不融化也碰不到一起

——简析书法的“碑帖融合”问题



衡正安

“清代‘乾嘉学派’的一个副产品是书法碑学的兴起，碑学的兴起以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为标志，并诞生了一大批碑学书法家。一种事物的兴起定有其根源，这个根源就是魏晋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派书法，发展至明晚期清初叶逐渐式微，出现了书法从形式到精神上的衰落及遮蔽现象，书法要继续演变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遮蔽，于是碑学兴起。碑学兴起除文字狱、政治严酷、馆阁体盛行等因素外，还必须具备书法自身的条件如甲骨文的发现、南北朝碑版的出土等等，诸多正反条件的产生和结合才促进了碑学的盛行。碑学的倡导者们始料未及的是，碑学的矫枉过正从尊帖走向了尊碑的另一个极端。因此，至清代晚期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碑学的不足，特别是整个清代行草书的凋敝，更促使他们思考走‘碑帖融合’之路。

然而，可惜的是经过短暂的思考、实践，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中断了这一书学思想深入全面的实践，改变了书法的“碑帖融合”之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书法才重新开始启蒙、恢复、普及和发展。在这风云际会的百年里，虽然从主流的文化脉络里“碑帖融合”甚至书法被中断了，但作为书家个体的理论思考与艺术实践仍在不停地传承和发展，成就了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

林散之等碑帖结合之书画大家。这几位书画大家在艺术实践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贡献，当然与他们深厚的综合文化艺术修养有关，但金石之学对其书法的滋养也就是碑帖的融合，才形成了迥异于前人的书画形式和精神风貌。此外，除以上专业书画家外民国时期的一些文化学者如张伯英、梁启超、鲁迅等书法也深受“碑帖结合”思想的影响，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我们知道，帖之长在使转的流畅、形式的流美、节奏的婉转，强调笔尖的使用，注重笔画的两端，在起收笔上多用圆笔，因此，过分强调这些特点将会流于文弱，缺少质感，导致明代晚期这一书法形式走向式微；而碑之长处，弥补帖学之不足，厚重、庄严、质朴，不仅使笔尖更强调整个笔毫的作用，特别是笔画中段的作用，在起收笔时多用方笔。方笔的使用和整个笔画的用力，往往难以实现点画的使转顺畅和上下关系的牵丝映带，因此，行草书难以伸张，故笼罩着尊碑之学的整个清代几乎没有出现一个行草大家，因此，要发挥碑、帖之长克服其不足，必须走“碑帖结合”之路。

四十年来的书法实践告诉我们，纯粹的帖学和碑学是无法再创历史的，只有“碑帖结合”才是书法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美学思想给我国传统书法带来了巨大冲击并进行探索，如对汉字的解构、变形、夸张，书写工具、材

料的改变等进行创新，显然不符合数千年来书法演变的内在理路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发展理路，因为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其核心精神相差巨大。人类的文化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文化的融合一定是在异质之间但又有所契合的前提下才能相互融合，否则只能代替和消亡。西方近现代文明是在古希腊工商业文明的催生下产生的，其本质是“哲学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农业文明，其本质是“技艺文化”，这两种有着本质差异的文化要找到融汇点，是极为困难的。可见，所谓书法现代化的转型、探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有所成效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正是这点“现代书法”的存在才值得我们尊敬和宽容。为此，从历史、现实以及实践等多重视角来关照，“碑帖结合”才是真正符合书法演变、创新的基本规律。

然而，碑学所蕴含的深刻内容和意义绝不是以上所说的方、圆用笔和形式上的突破，它的真正意义在于碑学所具有的金石、古质、厚重、向内的精神气息，是在纸张发明之前自然书写载体如甲骨、钟鼎、竹木等，通过金石刻画、烧铸后所呈现出的立体感，以及自然的腐蚀、沁透，褪去烟火之自然感，再加上岁月的汰洗、推移所带来的历史感。特别是在书写的运动方向上帖派更多着意于上下左右即平面的书写移动，而碑学则在此二维空间的书写中，自觉地往纸的里面渗透所呈现

的三维立体感，以飞白、残缺、破断以及造虚，用笔的中锋、涩行、水墨的渗透等，通过纸张和笔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屋漏痕、折股钗，以及万岁枯藤、入木三分和力透纸背的美学理想，并在宣纸上以“写”的形式得到呈现，等等这些才是碑学的真正内涵，可见碑学的内容之丰富，碑帖结合的难度和价值之大。

通过以上对碑学内容的阐述我们知道，其形下和形上的内容极其博大深厚，它不只是对民间书法的汲取，对文字发展转型期的取舍，也不是要追溯到文字之初的稚拙之态，更不是方笔的使用，它是对碑这个有着极为丰富文化、美学内涵的形式和精神的高度掌握、提炼，并与千年来帖的外在形式和内涵的高度结合。碑，绝不是形式上的丑，帖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美，“碑帖结合”是在碑帖形式与精神高度融合的结果。当代少有书法大家者，一方面是对帖和碑在技法层面的传承远不如前人，因为，我们已经不具有传统毛笔书写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对碑、帖，特别是碑学的理解深度不够，就更遑论在更高层次上形式与精神境界的参化和领悟，并得到笔墨的呈现。试想，即便两块相同的冰，不融化也碰不到一起，更何况是发展了几千年的碑与帖，并要在深厚、复杂的两个书法文化体系下实现融合，走出“碑帖结合”的一条新路来，可见难度何其之大？

军号声声



任随平

那年七月，我们如期走进了期待已久的绿色军营。

那一刻清风拂面，军营门口的杨柳林犹如步履整齐的士兵，英姿飒爽，杨柳叶飒飒作响，迎着嘹亮的歌声：“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夜呼唤，多少句心里话……”我们迎着歌声而行，步履亦轻盈有力，毕竟在军营实习，我们也算是军中一员了。

军营实习，我选择的是文书档案的整理工作，在漫长的二十天实习活动中，我虽每天与文字资料在一起，但军营的火热生活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军营一日生活从早操开始，也是从嘹亮的军号声开始。

那时，作为实习生的我们还是住在师范学校宿舍，每天六点半，我们按照军营生活的标准按时起床，洗漱结束，整装跑步到离校五公里的军营。一路上，阳光明媚，清风徐徐，绕过军营操场的时候，就有明亮的军号声滴滴嗒嗒地响起来，每每听到这美妙的声音，我们便精神倍增，脚步亦变得更加整齐有力。那时，我就会想，要是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每日与军号声同醒，醒在明媚的阳光里，醒在快乐的歌声里，醒在日复一日的快乐里，那样的人生该是多么美好。

这样想着的时候，五公里的路程跑起来便是轻而易举的事了。集合，我们依旧听从军号指令。在军营文书办公楼前，嘹亮的军号声准时响起，我们在军营班长的带领下整理着装，训练步伐，早操操练，一切虽则是按部就班，但对于迷恋军营生活的我们来说，那一刻，该是多么令人心旌摇曳。我

们在跑步中用双脚踏出美妙的旋律，我们用口号声喊出内心积聚恒久的热望，我们在一遍又一遍的被服整理中磨练坚强意志，我们在阳光下练习军姿，练习一个军营男儿应有的品性与格调。

当然，我们也会跟随军号声声学会军中休闲与漫步。

傍晚时分，晚餐过后，我们就在军号声里走出文书楼。军营阔大的操场是我们迎接晚霞的必然去处，夕阳的余晖顺着杨柳林斜斜地打过来，探照灯一般洒在地面上，操场四周的树木与花卉就浸淫在金色的斜晖里，仿若巨幅铺展的画卷，每一处着色，都有着梦幻般的迷恋与惊喜。我们沿着操场漫步，我们围坐在坐台的台阶上看飞鸟归巢，看霞晖变幻，看暮色一层层将大地围拢。我们也坐在杨柳林的空地上，谈生活的向往，谈未来的计划，谈曾经的奋斗与热望。

而今，快乐的军营实习生活已然过去二十余年，每每空闲，我都会翻出存放在抽屉深处的军营实习日记，一遍遍翻看其中的苦乐与念想，一遍遍在心中奏响嘹亮的军号声，奏响生活的希冀与渴望。军营火热的生活让我们学会了坚守与奉献，让我们懂得了珍惜与向往，更是让我们学会了生命最高的道念与执着。

今又七月，军号声声，每一个梦里，我都会与军号声不期而遇，在辽阔的训练场，在晨曦微明，在众鸟归巢的黄昏来临，在汗水与奋进的脚步里，在休憩的闲院里，也在梦醒后长久的回忆里。

梦里梦外，声声军号，就是前进的铿锵鼓点，我将聆听着这迷人的鼓点在平凡的岗位一路前行，为曾经的梦想，为曾经的热望与向往。

红蜻蜓



陈海金

时光指间
炙热的字眼 如同一首童谣
轻轻掠过金色的童年
落在稻草人的肩上
以一种缄默 倾听另一种缄默
清风笺上
舞动的情 如同一堆篝火
幽幽照亮诗意的田野
落在荷蕾的心尖上
以一种深情 拨弄另一种深情
青春梦中
娇羞的新娘 如同一片花瓣
悠悠飘过辽阔的水面
落在一页季节的请柬上
以一种幸福 插叙另一种幸福

《林中“林”》
孙华鑫摄

考场外那些穿旗袍的妈妈们



马亚伟

路过高考考点，看到考场外很多家长正在等候。有几位妈妈穿着旗袍，焦灼地走来走去，完全没有穿旗袍应该有的优雅闲适。我不觉笑了，这几位妈妈穿旗袍应该是图个“旗开得胜”好彩头。可怜天下父母心，妈妈们为了孩子会用尽一切办法。那些办法只要对孩子有一点点好处，哪怕只是一丝心理安慰，她们也会拼尽全力。

上网浏览，看到不少考场外的妈妈们穿上了旗袍。很多妈妈已经四五十岁了，身材严重走样，旗袍穿在身上，颇有几点尴尬。还有的妈妈，身上的旗袍并不合身，看样子是借用的，很别扭地穿在身上，让人忍俊不禁。看过这些图片后，我笑着笑着忽然感动得有点想哭。每一位穿旗袍的妈妈，无论她穿旗袍漂不漂亮，都是天使的模样。

考场外那些穿旗袍的妈妈，只是众多考生家长的代表。很多家长也都在想办法，给孩子们的高考加油助威。今年高考情况很特殊，家长们也需佩戴口罩。有些家长为了讨个好彩头，戴上了红色口罩，口罩上面还有“高考必胜”“金榜题名”的字样，看上去很喜庆，相信会给孩子们减轻不少压力。还有的家长穿上了某品牌的运动装，因为这个品牌的logo是个对勾，寓意孩子答卷时都能做对，家长特意选的。为了孩子们，各位妈妈和爸爸可谓脑洞大开。

考生上考场，家长的紧张不亚于考生。考试之前，每位家长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小心和虔诚。我的同事张老师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一向洒脱直爽的老张忽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她本是个

彻底的无神论者，这段时间却是在微信朋友圈发“考神保佑孩子高考成功”之类的图片和文字。不仅如此，她说话也特别小心，坚决不说不吉利的字眼，什么“坏了”“完了”“砸了”之类的词被她屏蔽了。如果不小心说出来，她便会连“呸”三下，以示惩戒。尤其是考高临近这个阶段，无论遇到什么事，张老师总能保持笑容满面。她说，这段时间要表现出最佳状态，这样回家才能给孩子正能量。

朋友老刘的孩子也要参加高考，很少下厨的他，这段时间经常亲自给孩子做营养餐。他为孩子做饭，其醉翁之意不仅仅在于做饭，而是借做饭给孩子鼓励。他独创了很多菜品，很多都配上了特别吉利的寓意。比如，红烧猪蹄是经常做的，孩子爱吃，尤其是寓意“金榜题名”；寄予老刘满满的期待。再比如，清炖鲤鱼也要隔三差五吃一次，寓意“鱼跃龙门”。做个蛋糕，命名为“必胜糕”，意思是高考必胜；榨个橙汁，命名为“前程似锦”，因为“橙”与“程”谐音。诸如此类，可谓创意无限。老刘是个小文人，平时就喜欢些这类的事来调剂生活。孩子高考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创作出很多别具一格的“作品”。老刘说，他做的这些事能起多大作用说不准，不过因为他的用心，孩子如今特别有状态，家里的气氛也空前好起来。

考场外那些穿旗袍的妈妈，以及每一位心怀爱与期待的妈妈和爸爸，都在用心为孩子守候。他们动用了全部心思，使出了三十六计，七十二招，即使有些计策和招数有些滑稽甚至不可思议。他们的爱，足以让天地为之动容！

四方食事，人间烟火



郜辰辰

汪曾祺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疫情过后，一个个朝阳新生的清晨，一个个华灯初上的夜晚，夜市区、道路旁，流动的商贩，吆喝的叫卖，攒动的人头，带来了市井中久违的烟火味道，点燃了人间幸福的街灯。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人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读木心先生的《从前慢》，总会想起老火车站旁一家家冒着热气的小店，一杯温热的豆浆，一碗嫩滑的老豆腐，一笼美味的包子都成为最寻常的家人味道。久违的烟火味道随着地

摊经济复苏而慢慢变得历久弥新。那些吆喝着早餐的小店，不仅抖落了旅人的归尘，还温暖着上班族和居家人的心。

“小洋锅（铝锅）白水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想起来自清先生在冬天与家人围炉吃豆腐的场景，无论夏日还是严冬，都会感到心上冒着热气。汪曾祺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因为疫情，很久不曾和家人亲戚一起吃火锅了，想起外公眯着眼睛，总会期待着坐在灯下一起吃一顿可口的家常饭。随着夜市开放，一家家火锅店变得热闹起来，那些烧烤摊总是最接地气的。三五成群围坐在一桌桌前，喝着啤酒，

吃着小吃，无所顾忌地谈天说地，喧嚣，成了夜间最真实的人间味道。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菜市场。看着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曾经，我并不喜欢那些带着腥味的菜市场，嘈杂和纷乱让我觉得无措。沉寂在家太久了，偶尔超市买点蔬菜水果，也会感到人烟稀少的怅然。当那些菜市场和百货店重新开门时，不得不说，我和汪曾祺老先生有了一样的感触，我喜欢这喧嚣的讨价还价和热闹的挤挤攘攘。那些百姓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总会

蝉鸣成河



尚庆海

只有在乡间才能感受到蝉鸣成河的壮阔。

乡间的蝉鸣此起彼伏，高亢激越，从树叶间隙洒下来斑驳的阳光，似带着蝉鸣之音，轻盈美好，落在地上，都带着悦耳的回响。一缕清风拂过，忽想起唐代诗人卢仝的

《新蝉》：“泉溜潜幽咽，琴鸣乍往还。长风剪不断，还在树枝间。”瞬间如置身诗境之中，心中徒生出些许感动。

儿时固执的认为夏日的蝉鸣太过聒噪，本来已经够炎热的天气，因为铺天盖地不绝于耳的蝉鸣，似头顶的太阳发出吡吡燃烧的声音，整个人如同置身蒸笼，却又无处可

逃。

人生眼看过半，生活里听到过各种不尽的嘈杂之音，一个人独处之时，却分外怀念乡下的蝉鸣。如今伫立在村道的绿荫下，轻轻张开双臂，闭上双眼，聆听蝉鸣成河。滔滔之音汹涌而来，将我一点点淹没，慢慢浸透。我仿佛感受到有着巨大冲击力的蝉鸣声撞击在我的

骨骼上，如同海水拍打在礁石上一般，发出另一种特别动听的声音。

我的思绪乘着一片涂满阳光的绿叶，在此起彼伏、高亢激越的蝉鸣之上，自由穿梭、翱翔。

慢慢地，一切都归于寂静。蝉鸣成河。我在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蝉音之中，化为了最柔软的水，找到了生命中最宁静的自己。